

# 吐尽芳华的新闻战士

□王英辉

元宵佳节刚刚过去，就在次日的凌晨，一个噩耗弥漫开来，在朋友圈中传递，沈阳日报编委兼时评部主任王岩同志去世的消息，随着濛濛细雨，在他的同事和亲朋中间如同炸响的惊雷。

3月3日，正月十六，是周六，午后我正躺在沙发上，懒散地阅读止庵的《惜别》，那是一本以怀念他母亲为主线谈论生死的书。我拿手机看时间的时候，看到那条消息，惊讶地发出尖叫，把一旁的妻子吓了一跳。我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由睁大眼睛的怀疑，到锥心疼痛的悲哀，仿佛世界是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王岩是我们书友圈的重要一员，在确认他去世的信息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得做点什么！可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荀子》有言：“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死亡断绝了死者的一切，也断

绝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切。唯一不能断绝的，是生者对死者的怀念。王岩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编辑，是我的兄长。每一次的聚会虽然短暂，话语不多，但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他是一位难得的以思想为媒介、以读书写作为同道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很少谈论个人私事，更不屑于吃吃喝喝，而常常是纵论新闻、文化、理论上的一些热点话题。他的为人是我的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受到了敬业精进的熏染，常常以近朱者赤为荣。在他的引领下，我成为沈报的言论撰稿人。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形式架构，抑或是文字锤炼，包括文章标题，都给予我精心的指导。可以说，在写作的道路上，特别是言论写作方面，王岩是我的老师。每每见面，我都会说作者都是编辑培养出来的，而他总是谦逊地一笑。我跟王岩相识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他曾在市委宣传部阅评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平时

不苟言笑，但在理论上颇有造诣。多年来，沈报的大量评论员文章都是他的手笔，是沈阳市新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一位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战士。如今，他默默地吐尽了芳华，告别了尘世，告别了他酷爱的岗位。熟悉他的媒体人、文化人无不异常心痛。我有幸见证了他的这一切，不幸地痛失了他这样一位有胆识、有作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战友。下午，天空开始洒落濛濛细雨，望着窗外的雨丝，我在默默流泪，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人的生命啊，为什么如此脆弱？我们何以告慰逝者？一个在门里，我们在门外。就让我们幽思，迎着混沌的天空，伴着无声的雨丝，等待送别他的最后一程吧。

关于死别，我们经历的太多了。灯光下，我又默默地捧起止庵的《惜别》，眼前却总是王岩的音容笑貌，眼泪抑制不住，滴落在书页上，低下头，那上面分明写着

止庵的一段话：“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而且连曾经的存在都不复存在。此犹不同于树的枯槁，花之萎谢，建筑之为废墟，而是没有了，无影无踪。”是啊，正如伊壁鸠鲁所言：“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人类无法逾越生死的永恒悲哀，除了鬼门关，人什么关都能闯得过去！然而，对于生者，除了悲哀，除了痛惜，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不存在”的死者装在心里，让他成为永远的“存在者”。对逝者的怀念，最好的方式是接过他手中的笔，接续他未竟的事业，把他曾经为之奋斗，用他的芳华筑起的成就作为心中的“情感地标”，成为我们在新时代一路奋斗前行的一份依托。

(写于2018年3月3日午夜时分)

## “我与《沈阳日报》” ——纪念沈阳日报 创刊70周年征文”启事

送一缕墨香入手，似日月更替，  
70年痴心不改。  
携一缕墨香入心，似亲朋常叙，  
70年真情不变。  
守一缕墨香入魂，似春秋收获，  
70年初心不忘。

1948年12月20日，伴随着沈阳解放的喜悦，《沈阳日报》在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中诞生了。2018年12月20日，《沈阳日报》将迎来70岁生日。为纪念这不平凡的70年历程，沈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沈阳日报共同举办“我与《沈阳日报》”征文活动。

70年，弹指一挥间。《沈阳日报》这70年的办报轨迹，不但是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历程梳理，同时也是沈阳人生活变化的真实记录。如今，这张报纸的发展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0年春华秋实，70年风雨兼程，可以说《沈阳日报》由小到大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坚定支持和厚爱。而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诚挚地向您发出邀请，也许您是沈阳日报社员工、通讯员、作者；也许您是被《沈阳日报》影响过的普通读者，是为《沈阳日报》奉献过的心市民；也许您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订报的忠实读者，是因为机缘与《沈阳日报》偶遇的匆匆过客……我们都愿意倾听，倾听您和她之间的真实故事，倾听您心中那份对《沈阳日报》最真挚的爱，最浓烈的情。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把属于您，也属于《沈阳日报》的暖心故事与大家分享，您发自肺腑的讲述与分享将是《沈阳日报》70岁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 一、征文要求

征文体裁以散文、随笔为主(有原始图片见证的，也欢迎提供)。篇幅在1500字以内。征文应为原创作品，文章可讲述亲历故事，抒发真情实感，分享人生感悟。

### 二、征文时间

征文从即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本报将对所采用稿件加以评选，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征文作品择优在《沈阳日报》万泉副刊上发表。

### 三、投稿方式

所有参赛征文只接受电子投稿，来稿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纪念《沈阳日报》创刊70周年征文”字样。投稿邮箱：wqwxs2016@163.com。

## 那座，赵四的小楼

□双月

沈阳有个大帅府，是军阀张作霖的家。凑巧的是，我家就在这附近，小学时，天天上学要从那大院后面3米高的黑砖墙下经过，抬头望一眼，黑森森的，总觉得那里面有点神秘感，我们小孩的心里有点怕。

不过，只要从后院墙走过去，一到大院的东墙外，心情就会立时有变。这大帅府东墙外有座二层小楼，它“四不靠”，就是四周无邻。小时候听大人们说，那里面曾经住过女的。后来知道这女人就是赵四小姐。

当年赵四小姐是个还不到20岁的姑娘，从天津来，姓赵行四，人称赵四小姐，大名赵一荻。听说她特爱少帅，是自己跑到沈阳来的。张家大院规矩严，是肯定没她住的地方。胡同里的大人们闲聊说，一开始，听说是少帅把她安顿在北陵前面小红楼。据说少帅夫人于凤至个人出钱，在大帅府东墙外修建了一所小楼给她住。于夫人又考虑到少帅下班去小楼，先要走出大帅府南门，经大街，再折回院墙东侧的小楼，很是不方便。于是，她叫人在帅府东大墙上新开了个大门，让它正对小楼。这就是赵四小姐楼的来历。

这小楼占地不多，上下两层才400平方米。不过因外型日式，就显得有点洋气。它四周有墙围着，大铁门，进不去，楼里

到底啥样，谁也不清楚。

好像我与这小楼有点缘分。这小楼一直空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里是本市文学艺术创作办公室。那时，文人作家全走了“五七道路”，城市内“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宣传，也得找些能画画能写写的，于是，工农兵文化人就经常被邀请到这里开会、领任务。我时常到这里开会，心里就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从小就常打它门前过，这回被请来了，那必须要好好看看。按老样子说，这小楼面南，一层有小小门厅、接待室、会客室。往后有厨房、水房及不大的小后院儿。小楼的西边边有厕所，一个小型的兼开会、用餐、看戏多功能的房间，当年叫舞厅。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舞厅内，还有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舞台。据说，当年少帅与赵四小姐晚上喜欢在此看戏听戏，被邀请来的艺人，无论上台演出或者演完下场，全从小舞台后面的小门“出将入相”，这就不会打扰坐在“剧场”内看戏、谈话的一对情意绵绵的情侣。

二楼的南向房内缩回了一点，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大的小阳台，夏天喝茶闲聊，很是风凉。二层有书房、客厅，但二层的重点是西侧赵四小姐的卧室，一个不大的卧室。小姐的卧室怎么不朝阳面，而要在西侧，并开有西、北二面的窗户？沈阳一入冬刮西北风是很冷的呀。其实，从这儿才见证了男女深情之真。情侣你我的相思，这纯真的爱情，从小屋、小窗就表现出来了：赵四小姐凭窗向西张望，她的目光越过4米多宽的胡同，飞过3米高的围墙，就会落在正在上班的张学良少帅办公室的窗口。这个房屋虽冷，“但一抬头就



大帅府 (油彩) 张墨

可以望见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心里顿时就会涌起一股似水柔情，那种温暖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香港文汇报》周集文）。啊，原来如此。

时光如水，秋去春来。我家动迁后，已好久没到这个地方走走了。日前，为了写篇小文章，我又光顾了这所少年时天天经过，工作后经常来过的小院。小院门前参观者络绎不绝，年老的年少的，有本地口音，也有外地口音。人流里不时还会出现几个外国游客，看来这小楼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小院内那唯一的一棵桃树仍在，只是有些老态龙钟。原先黑砖绿窗框的小

楼，如今刷成赭石红，更引人注目。整体小楼没有一点破旧，小院整洁，爬山虎仍然从墙上向院外探头张望；窗明几净，桌子上摆着茶具，仿佛赵四刚沏好香茶，等待少帅下班归来。只是一楼的卫生间没有了，它原先是我青年时见到的最漂亮的卫生间：地面是彩色马赛克，四壁瓷砖，窗上玻璃也是彩色的，很像教堂的花玻璃窗，冲水洁具，卫生方便。一楼二楼悬挂许多少帅与赵四小姐的照片，令人觉得他们虽然离开这里八十多年，而后作古，可好像他们曾经回家，回来看过他们相爱的小屋，那床、那灯、那窗口……



本版电子邮箱  
ws863@126.com

## 大国价值



作者：汤一介、李学勤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36

1793年英国使团到中国来，使团团长马嘎尔尼，这是个很有名的使团。他是抱着向中国要求通商的目的来的。英国是非常重视跟中国通商的，因为中国是东方一个最富最大的国家，英国想打开市场跟中国通商。使团庞大，700人乘坐好几艘大船，带了大批礼物——600箱礼物。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为了炫耀他们的科学成就，带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天文仪器，装在圆明园一间大屋子里，装了一屋子。但是乾隆本人和那些官僚们并没有重视这些。除了天文仪器外，还有兵器、军舰的模型。军舰模型应该是会引起他们注意的，这是武力，但也没有引起注意。乾隆认为，这些科学仪器是英国在炫耀，我们应该告诉英国，你这个没什么神奇的，中国应有尽有，也能制造，这完全是瞎话了。所以中国本来有一个接触外国先进文化的非常好的机会，但

是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丧失了，失去了一个放眼看世界的很好的机会。

第五，康雍乾时代发生了很多文字狱，以言论文字罪人，判人重罪，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不敢谈现实，窒息了自由活泼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是相当发达的，但是以后不行，这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度，重视八股文章，钻研儒家经典，把自然科学排斥在知识领域之外，不认为它是知识。考科举没有考自然科学的，以前有个算学科，后来连算学科也取消了。康熙本人虽然是很爱好自然科学的，跟着传教士学习自然科学，数学、物理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但仅限于宫廷中，并没有影响到社会上。社会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和自然科学格格不入。这个时期国外自然科学迅速发展。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已经是牛顿的时代，科学突飞猛进，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形成西方的社会风气，科学极大地普及。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钻研古代的经典，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古代的数学，十本数学书，由戴震进行整理。中国的古算虽然很兴盛，但这是古算，跟现代算学不一样。所以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我们一开始讲了康雍乾时代的成就，盛世辉煌，但是辉煌中间潜伏了许多阴暗的东西。当时世界是什么情况？18世纪的时候，乾隆的时候，英国正发生

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使得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这样才能有工厂，产生工厂制度，生产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一大批先进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鼓吹博爱、平等、自由。18世纪末，又发生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时代，欧洲从此进入新时代了。而中国尽管康雍乾盛世时生产总量、综合国力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最近美国出版一本书《白银资本》，把中国的18、17世纪，说成是世界的中心，这本书现在在国外很风行，说当时美洲产的白银全部流到中国来了，这样说未免有点夸大，但迟至18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每年都是出超，每年都有盈余。中国的白银量不断地增加，货币量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商品经济也是在白银的刺激之下迅速地发展。但是中国没后劲，缺乏后劲。所以刚才我讲的这是阴影，没有持久的前进的动力。一个传统的国家要进入近代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应该说有许多方面要齐头并进，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够进入近代化的轨道。康雍乾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了近代因素，但是还有许多滞后的东西，拖后腿的东西。

## 连载

编辑 盖云飞

责任编辑 于勤  
电话 22690171

他给他的一座座宫殿装饰以精美且寓意深刻的壁画、雕塑、漆器家具、珠宝以及瓷器。他用他的宫殿来收藏中国瓷器——天知道他是怎样与中国瓷器结缘并且深陷其中的。从十八世纪初期开始，奥古斯都二世不惜多次调用国帑，广泛搜罗购买中国瓷器。为了得到自己心仪的瓷器，他不断放下皇帝的身段，与许多经营瓷器的商人亲密往来。他毫不客气地接受大臣们的进贡，比如萨克森大臣凯特·拉格纳斯卡就在旅居荷兰的时候为奥古斯都二世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陆军上将菲尔德里·马歇尔和首相坎特·弗莱明更是忍痛割爱，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大部分中国瓷器送给这位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知晓中国瓷器的秘密，这个孩子一样好奇的君主创建了欧洲第一家瓷厂——迈森瓷厂，命令著名的炼金术士德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夫反复试验，以找到配方。当波特格尔夫宣称自己造出了瓷器时，为防配方泄露，奥古斯都二世不容分说立即囚禁了波特格尔夫，直到后者郁郁寡欢而死亡才罢休。他曾经在皮尔尼茨宫建造了一座亭子，取名为“中国亭”，其灵感分明来自那些中国瓷器上的亭台图案。而事实上，这一亭子不过是他心中的想象之物，与真正的中国亭差之千里。他做的与中国瓷器有关的最为荒唐的一件事情，是将萨克森部队约六百名龙骑兵的一个兵团，送给北部普鲁士摄政王威尔·汉姆，以换取后者手中收藏的一百五十二件造型独特、体型庞大的中国

青花瓷器。如此疯狂的举动自然被后来的史学家视为奥古斯都二世荒唐无度的证明，人们纷纷把这些瓷器别有用心地称为“龙骑兵血碗”。这个头戴皇冠的疯子，这个全欧洲最有名的瓷器狂人，一辈子竟然收藏了两万四千件中国瓷器，其中百分之六十为景德镇青花瓷。为了得到自己心仪的瓷器的巧妙陈列布满了他的宫殿，在他德累斯顿的宫殿内，蓝色火焰仿佛闪电一样游走不息……

在现实中经常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的奥古斯都二世最喜欢静坐在他的瓷器宫殿里。在这个青花簇拥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己就是无须看任何人脸色的整个欧洲最伟大的君主彼得大帝。只有在这里，他才享有难得的无忧无虑的时刻。除了全欧洲对瓷器的追捧，这个精神上有几分偏执的不可理喻的人，是否会常常陷入自己前生是个生产青花的、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宣称到处是香料的国度的富家公子的狂想之中，那些青花瓷器上的亭台楼阁、花鸟虫鱼曾经为他所真正拥有，而他所在的波兰，不过是他今生不慎流落的异国他乡？他收藏青花的疯狂行为，多像一个可怜的游客在用不可救药的方式缓解他的思乡病！这个爱瓷如命的人，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对包括青花在内的中国瓷器的购买欲。在1726年5月22日给首相坎特·弗莱明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认：“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正毫无节制地进行购买和收藏……”

## 青花帝国

19



作者：江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瓶。作者注)做木样一件，发往江西照样烧造嘉窑款二件，其余烧造乾隆款，随大运呈进。欽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

“照此木样(青花白地嘉窑款瓶。作者注)，准发往江西烧造。欽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着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财、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欽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俱交江西(青花白地胆瓶、哥窑双耳碗、宣窑双管花插、官窑小瓶各一件。作者注)，每样烧造二件，有款照样落款，无款不必落款。欽此。”(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欽此。”(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想是唐英至诚，着他至至诚烧造。欽此。”(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照此瓶(嘉窑青花白地小